



有一支歌非常适合在印度听，是Karunesh所作的“Punjab”，女声吟唱，曲调明快，风情万种，和这个浓艳的民族相得益彰。

印度人是善于驾驭颜色的，以金红为主，辅之湖蓝，玫红，嫣紫，兼以白绿调和，所取之色皆明艳，绚烂到不可忽略。我曾看见年老、皮肤黝黑粗糙的妇女身着湖蓝纱丽，这般张扬，在她处是罕见的，她坦然步过，丝毫不觉违和，剩我在她身后，流连赞叹再三。

被打翻的不只是我的色彩观，还有我对事物的观感。原以为不可调和的事物，浑然天成的出现，纵然贫瘠惨淡，也要守护美丽，哪怕所拥有的只是一块纱丽，一件首饰，美得泼辣鲜明，

不屈不挠。

起笔时，这篇文章的名字已经定为“废墟上的圣境”，是这一路行来，落入眼底的风景教我如此想。表面看来，它委实贫瘠，不需讳言，深入去想，它又丰饶。我不能忘怀，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看身着艳色纱丽的妇女经过，如盛开的花朵。遥遥一望，已入心田。行走在这广袤大地上的人，是最动人的风景。

在印度坐车是考验心理素质的，且不说路况之曲折，车业已令人叹服。不正常的车才是新的，干净的，正常的车都外部刮痕无数，内部设施陈旧，司机不以为意，我们也就跟着淡定，标准低到只要车子能正常发动就可以了。司机的驾驶风格极为彪悍，

用“狼奔豕突”来形容实不为过。一辆破车开得四蹄腾空，配上街道上的尘土，颇有腾云驾雾之感，我算胆子大的，坐吐客吐客（音译，印度一种电动三轮车）也深觉惊险刺激。

废墟上的圣境（之三）

安意如

街道之上，车流汇集，车与车之间间距极小，还有摩托车和行人穿梭其间，常有错觉会撞车或撞人，却每每涉险而过，印度司机的驾驶技术真叫人膜拜。我一个在北京历练多时的人尚觉心有余悸，不知那些欧美来的，严守交规秩序的人作何感想？

在印度开车太文雅的话，可能一天也过不了几个路口。好在印度教禁酒，所以看似凶险，其实无碍，通常司机在清醒状态下的驾驶技术是值得信赖的，何

况，留神看去，他们是乱中有序的，两车相遇，必有一让。这种从容礼让，都与它表面的杂乱无序形成鲜明的对比。

穿梭在大街小巷，尝试各种交通工具，有时会路过菜场，在路边的水果摊买水果，看见绿叶蔬菜就集体激动不已，奈何餐桌上很少见到绿叶蔬菜的全尸，估计是被碎尸万段之后裹在咖喱里了——念及，甚是忧伤。

吃不惯咖喱的四个人靠着对炒饭、炒面、干饼子的热爱坚强度过了半个月，对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升起无比的思念和眷恋之心，其间吃光了十五袋榨菜，若干老干妈和一袋老坛酸菜……每次看到老干妈的头像就泪流满面。虽说这是朝圣之旅，若没有老干妈（女神）的陪伴，我们很难保证还能一路欢歌笑语，不起噁心。



提琴的梦

李京南



这真是一个梦。300多年前，在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圣地克雷莫纳，被称为小提琴制作大师之首的厄古拉·阿玛蒂，创造了制作技术的奇迹。假如阿玛蒂有个远大梦想，也不会梦想到300多年后，在东方中国，在一个出产烧饼的泰兴黄桥小镇，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提琴生产基地，每年小提琴、大提琴和吉他等西洋乐器的产量，占了全球70%之多。

近日去了黄桥，无暇品尝烧饼，只为探访提琴的“梦”。我们走进了连续15年提琴产销世界第一的风灵乐器公司。公司办公室小曹带我们观看每个车间的制琴工序，还参观了中国最大的乐器博览馆。我很好奇，这个提琴生产基地是怎样“燎原”起来的，“星火”从何而来？小曹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几名青年工人从上海提琴厂下放到黄桥，因生活所迫，私下做些提琴配件换点外快，后来又冒着风险生产整琴，并得到上海提琴厂的帮助和合作，直到开放年代引进外资和核心技术，几十年来，一步步扩展蔓延。

这幅照片是在参观乐器博览馆时，采用二次曝光，把阿玛蒂人像和陈列的大提琴重叠在一起，让画面变得虚实相生，产生一点淡淡的梦境。梦，很难表现，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现实的梦！



小张同学今年12岁，是名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课余闲暇时暂别繁琐的课业，又玩起了自行车运动。就在近日，当小张同学跨上自行车时，倏感会阴部一阵剧痛，稍作休息却毫无缓解，疼痛越发剧烈。父母见状，即刻将小张送往新华医院小儿泌尿外科就诊。经B超检查发现，小张的睾丸已扭转了360度，病情

相当棘手，通过医生施以精湛的手术治疗，最终，小张同学转危为安。

为小张同学主刀的徐国锋博士介绍，睾丸扭转为小儿泌尿外科常见的急症之一。睾丸扭转又称精索扭转，是由于剧烈运动或暴力损伤阴囊时，螺旋状附着于精索上提睾肌强烈收缩，导致扭转并引起睾丸急性血液循环障碍。通常在突发睾丸扭转时，起初患儿的患侧阴囊常表现为隐痛，继而疼痛

不会顾及人间的悲欢。小时候，觉得死亡是一件遥远而神秘莫测的事。5岁时，奶奶去世，大人要我在棺木遗像前磕

道别

红肚兜儿

头，我却像只小鼠躲得远远的，既害羞，又觉得奇怪。旁人说，这孩子还不知道以后再也见不着奶奶了吧？忘了是哪一部电影的片段里，一个垂死挣扎的老人，生命悄无声息地从他衰老的身体里流出去，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鲜花依然在盛开，树木依然在碧绿，一个小孩，跑过他眼前，冲他做了个

老三和老四

陆伟俊

我和陆伟民是同胞兄弟，他比我大2岁，他在家排行老三，我排行老四。记得小时候，

老三是黄浦区江阴路小学的学生，而我在威海卫路幼儿园上学，他几乎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幼儿园来接我回家。1961年我在江阴路小学读一年级，老三读三年级。有一天，学校广播里播出全校作文比赛得奖者陆伟民的文章，我用心听了这篇文章，脸上很有光彩。1969年，老三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第一个提出上山下乡到吉林延边地区务农。由于那里环境十分艰苦，为了生存，他偷偷到周边煤矿去打工，赚了钱自己不用，而是给家里买了黑木耳、黄豆等农副产品寄回来。1971年，我分配到崇明农场务农。我们经常写信互相勉励、关照。有一次，老三在信中提到要买一双“荷兰头”皮鞋，为此，我多次到场部小卖部排队等候。终于，我为老三买到了这双皮鞋，又马不停蹄地邮寄到吉林。想象着他开心的样子，我比自己穿上新皮鞋还要高兴。

粉碎“四人帮”后，老三一边务农一边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考上了当地一所师范类高校，为弟弟、妹妹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难忘的是，老三烧得一手好菜，无论什么时候，他从不放下照顾老人的活，一直受到父母的称赞。伤心的是2011年，老三因突发心脏病，永远离开了我们。每每想起我和他那段挥之不去的兄弟情，总忍不住热泪盈眶。（注：索，条索）

今宵打盹

周昕

何谓“躲寿”？

（香港影片）

昨日谜面：高加索（三字新闻用语）

谜底：上头条

（注：索，条索）

莫让疼痛成为永远的“痛”

陈懿 耿红全

加剧并转变为阴囊部位剧烈疼痛，疼痛有时向腹股沟或下腹部放射，同时患儿或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患儿的睾丸肿大上移，触痛明显，精索呈麻绳状扭曲、缩短。此刻，患儿的家长就应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将患儿送往医院就诊治

疗。日常生活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睾丸扭转麻痹大意，患儿疼痛时一再隐忍，导致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因此丧失生育能力，酿成终身的遗憾。

睾丸扭转在男性各个年龄段均可发生，以12至18岁的青少年发病率最高。潜在的先天发育异常、隐睾、剧烈运动后都极易出现睾丸扭转。发生睾丸扭转6小时内为最佳治疗时间，发生睾丸扭转6小时内的患者，可立刻试行手法复位予以矫正，并且绝

大部分睾丸扭转尚可挽救。如若手法复位无效，可进而施行睾丸复位手术，患儿的睾丸得以保全，睾丸产生的精子功能不会受到破坏。倘若就诊时间被拖延，超出6小时的患儿，睾丸缺血坏死率增加，而不得已只能施行患侧睾丸切除术，从而造成毕生的遗憾。因此，当孩子出现睾丸疼痛、肿胀等情况家长切莫忽视，必须及时就诊。（作者耿红全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

关于外国人名，以至于外国专有名词，我们会注意到，港台的译法和大陆的译法不同；大陆的译法，早期的和现在的也不同。比如，奥巴马夫人，港台译作“蜜雪儿”，大陆译作“米歇尔”；悉尼，港台译作“雪梨”；一位黑人短跑冠军，香港译作“豹”，大陆译作“鲍”；Viagra，香港译作“伟哥”，台湾译作“威而刚”，大陆译作“万艾可”。刚去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童星 Shirley Temple 之译作“秀兰·邓波儿”，以及风靡全球的饮料 CocaCola 之译作“可口可乐”，就是大陆早期通常的译法。

外国名物的翻译，古已有之，但大量集中地出现，则始于晚清时。我曾协助钟叔河先生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记得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曾说到伦敦“美尔”，即 mayor 也；今译为“市长”。又说到纪念庆典时喝“三鞭酒”，即今之“香槟酒”。

Viagra 之译为“万艾可”，是纯粹的音译，译作“伟哥”“威而刚”，则是音译加意译。Vitamin 之译作“维他命”，也属于后者。至于“维生素”，则属于自创新词，不属音译。鲁迅认为，外国人名地名等翻译为中文后，必须一看就知道是外国的，因此主张纯粹音译。在他看来，像小说《飘》的主角之译作“郝思嘉”，是要不得的。大约由于解放后鲁迅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翻译主张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得到彻底贯彻吧。

1886年 CocaCola 问世后，早期被译作“蝌蝌啃蜡”，销量在华人世界可想而知。公司为此在1936年刊登启事征求译名，旅英华侨蒋彝所译“可口可乐”入选，得奖金350英镑，约合银元5000多，足以买下一栋别墅。但这一译名的价值，却远非5000多银元能够换来的。

如果鲁迅的主张早几十年得以一刀切地贯彻，就不会有“秀兰·邓波儿”“可口可乐”和“奔驰”，代之而起的将是雪莉·坦普尔、科卡科拉、本茨轿车。

Viagra 这药刚出来时，我就记住了“伟哥”这一译名；后来看报纸说台湾译作“威而刚”，也一下子记住了。可“万艾可”的译名，却总是记不住，直到为了写本文才查到。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资讯的获得易如反掌，读者误将外国人当成国人的几率大大降低；而知识爆炸的年代，一个名称必须好记，一看到便印象深刻。因此，纯粹音译和音译加意译孰更有利，似乎无须赘言。

如今，音译加意译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但如何译，却大有讲究。以新上市而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的德系柯达 Yeti 轿车为例，译作“野地”，雄浑大气，有一种苍凉的美感，还能让人产生联想：能奔驰于崎岖不平的野地，质量一定上佳；结果却译作有些俗气的“野帝”。但译作后者，未始不是出于商业考虑，阳春白雪而销售额上不去也是白搭。

有些名称的翻译让人匪夷所思。例如，韩国首脑，汉字写作“大统综”，似乎用不着翻译，直接拿来就好了，却译作“总统”；蒙古国“大呼拉尔”，一般人看不懂，却直接用音译。

笔者觉得，像《苏三起解》里的“苏三”，译作英文时可直接译作音近的 Susan，而最近大作广告的鲁西化工，译作英文时是否考虑用女子名 Lucy 呢？开个玩笑。

个世界彻底消失。

年纪大些，才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看影视剧里生离死别的镜头，也越来越不愿见到身边出现生离死别。遇到这些，轻易就会哭。不知从哪一天起，突然懂得了生命的宝贵与短暂，至亲至爱能相守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终究要分离，父母、亲人、好友、恋人，在茫茫宇宙中，彼此像两颗流星擦肩而过。看日本电影《入殓师》，一直哭到最后，看见大悟亲自给失散多年的父亲入殓，他的手抚摸那张经过岁月打磨沧桑憔悴的脸，以及沉压了几十年没有说出口的思

念——我们是不是大多数时候都忘了人只能活一次这件事？那些希望去做的事，在死亡的一刻戛然而止，没有重来的机会。

有一个给儿童看的讲解死亡的动画片，一堆卡通小人欢乐地拉手前行，他们是亲朋好友，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走着走着，有一个人停下来，他朝其他人挥挥手，“我不能再走啦，你们继续吧！”一路上，不断地有人停下来，人们与地道别，然后向远方走去。走着走着，你环顾四周，也许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最终也要停在原地，让其他人离去。这就是死亡，无论多么恐惧、悲伤、不舍，每个人都最终要停下来，人生路上，布满了生离死别。

死亡就是死亡，谁也无法改变。既然注定了向死而生，那就尽心尽力好好地活着，活下去。逝去的人留在原地，我们就带着思念与他们挥手道别，哪怕含着眼泪，也要回过头来，继续向前走。因为前方，还会有更多新的伙伴。

MH370 的 239 位，和你们道别了。

漫话名称音译

杨逢彬